

列國志



第三十一回

晉惠公怒殺慶鄭……介子推割股喚君

話說：晉惠公囚於靈臺山，只道穆姬見怪，全不知衰絰逆君之事；遂謂韓簡曰：『昔先君與秦議婚時，史蘇已有「西鄰責言，不利婚媾」之占；若從其言，必無今日之事矣。』簡對曰：『先君之敗德，豈在婚秦哉？——且秦不念婚姻，君何以得入？入而又伐，以好成仇，秦必不然，君其察之。』惠公嘿然。未幾，穆公使公孫枝至靈臺山問候晉侯，許以復歸。公孫枝曰：『敝邑羣臣，無不欲甘心於君者；寡君獨以君夫人登臺請死之故，不敢傷婚姻之好。前約河外五城，可速交割；再使太子圉爲質，君可歸矣。』惠公方纔曉得穆姬用情，慚愧無地；卽遣大夫卻乞歸晉，分付呂省以割地質子之事。省特至王城，會秦穆公；將五城地圖，及錢穀戶口之數獻之，情願納質歸君。穆公問：『太子如何不到？』省對曰：『國中不和，故太子暫留敝邑；俟寡君入境之日，太子卽出境矣。』穆公曰：『

『晉國爲何不和？』省對曰：『君子自省其罪，惟思感秦之德；小人不知其罪，但欲報秦之仇；以此不和也。』穆公曰：『汝國猶望君之歸乎？』省對曰：『君子以爲必歸，便欲送太子以和秦；小人以爲必不歸，堅欲立太子以拒秦；然以臣愚見，執吾君可以立威、舍吾君又可以見德；德威兼濟，此伯主之所以行乎諸侯也。傷君子之心而激小人之怒，於秦何益？襄前功而墮伯業，料君之必不然矣。』穆公笑曰：『寡人意與飴甥正合！』命孟明往定五城之界，設官分守；遷晉侯於郊外之公館，以賓禮待之，饋以七牢。遣公孫枝引兵同呂省發送晉侯歸國——凡牛羊豕各一，謂之一牢——七牢禮之厚者，此乃穆公修好之意也。

惠公自九月戰敗囚於秦，至十一月纔得釋；與難諸臣，一同歸國，惟虢射病死於秦，不得歸。蛾析聞惠公將入，謂慶鄭曰：『子以救君誤韓簡，君是以被獲；今君歸，子必不免。盍奔他國以避之？』慶鄭曰：『軍法：「兵敗當死，將爲虜當死。」——况誤君而貽以大辱，又罪之甚者；君若不還，吾亦將率其家屬以死於秦。况君歸矣，乃令失刑乎？吾之留此，將使君行法於我，以快君之心；使人臣知有罪之無所逃也，又何避焉？』蛾析嘆

息而去。

惠公將至絳，太子圉率領狐突郤芮慶鄭蛾析司馬說寺人勃鞞……等出郊迎接；惠公在車中，望見慶鄭，怒從心起。使家僕徒召之來前，問曰：『鄭何敢來見寡人？』慶鄭對曰：『君始從臣言，報秦之施，必以伐；繼從臣言，與秦講和，必不戰；三從臣言，不乘小駟，必不敗；臣之忠於君也至矣，何爲不見？』惠公曰：『汝今日尙有何言？』慶鄭對曰：『臣有死罪三：有忠言而不能使君必聽，罪之一也；卜車右吉，而不能使君必用，罪之二也；以救君召二三子，而不能使君必不爲人擒，罪之三也；臣請受刑，以明臣罪。』惠公不能答，使梁繇靡代數其罪。梁繇靡曰：『鄭所言，皆非死法也；鄭有死罪三，汝不自知乎？君在泥濘之中，急而呼汝，汝不顧，一宜死；我幾獲秦君，汝以救君誤之，二宜死；二三子俱受執縛，汝不力戰，不面傷，全身逃歸，三宜死。』慶鄭曰：『三軍之士皆在此，聽鄭一言；有人能坐以待刑，而不能力戰而傷者乎？』蛾析諫曰：『鄭死不避刑，可謂勇矣！君可赦之，使報韓原之仇。』梁繇靡曰：『戰已敗矣，又用罪人以報其仇，天下不笑晉爲無人乎？』家僕徒亦諫曰：『鄭有忠言三，可以贖死；與其殺之以行君之法不若

赦之以成君之仁。」梁繇靡又曰：「國所以強，惟法行也；失刑亂法，誰復知懼？不誅鄭，今後再不能用兵矣！」惠公顧司馬說，使速行刑；慶鄭引頸受戮。聶伯有詩嘆惠公器量之淺，不能容一慶鄭也！詩曰：

「閉繯誰教負泛舟？反容奸佞殺忠謀；惠公偏急無君德，只合靈臺永作囚！」

梁繇靡當時圍住秦穆公，自謂必獲；却被慶鄭呼云：「急救主公！」遂棄之而去。以此深恨慶鄭，必欲誅之；誅鄭之時，天昏地慘，日色無光，諸大夫中多有流涕者。蛾析請其屍葬之，曰：「吾以報載我之恩也！」惠公既歸國，遂使世子圉隨公孫枝入秦爲質；因請屠岸夷之屍，葬以上大夫之禮，命其子嗣爲中大夫。

* * * * *

惠公一日謂卻芮曰：「寡人在秦三月，所憂者爲重耳，恐其乘變求入，今日纔放心也。」卻芮曰：「重耳在外，終是心腹之疾；必除了此人，方絕後患。」惠公問：「何人能爲寡人殺重耳者？」寡人不吝重賞；卻芮曰：「寺人勃鞮，向年伐蒲，曾斬重耳之衣袂，常恐重耳入國，或治其罪；君若殺重耳，除非此人可用。」惠公召勃鞮，密告以殺重耳之

事；勃鞞對曰：『重耳在翟，十二年矣；翟人伐晉如獲其二女：曰叔隗，季隗，皆有美色。以季隗妻重耳，而以叔隗妻趙衰，各生有子；君臣安於室家之樂，無復虞我之意。臣今往伐，翟人必助重耳與兵拒戰，勝負未卜；願得力士數人，微行至翟，乘其出遊，刺而殺之。』惠公曰：『此計大妙！』遂與勃鞞黃金百鎰，使購求力士，自去行事。『限汝三日內，便要起身；事畢之日，當加重用。』自古道：『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爲；若要不聞，除非莫言。』惠公所託，雖是勃鞞一人，內侍中多有聞其謀者；狐突聞勃鞞揮金如土，購求力士，心懷疑惑，密地裏訪問其故。那狐突是老國舅，那個內侍不相熟？不免把這密謀，來洩漏於狐突之耳。狐突大驚，即時密寫一信，遣人星夜往翟，報與公子重耳知道。

却說：重耳是日，正與翟君圍獵於渭水之濱；忽有一人冒闥而入，求見狐氏兄弟，說：『有老國舅家書在此。』狐毛，狐偃曰：『吾父素不通外信，今有家書，必然國中有事。』即召其人至前。那人呈上書信，叩了一頭，轉身就走；毛偃心疑，啓函讀之。書中云：『主公謀刺公子已遣寺人勃鞞，限三日內起身；汝兄弟稟知公子，速往他國，無得久延取禍！』二狐大驚，將書稟知重耳。重耳曰：『吾妻子皆在此，此吾家難。欲去將何之？』

狐偃曰：『吾之適此，非以營家，將以圖國也；以力不能適遠，故暫足於此。今爲日已久，宜徙大國；勃鞞之來，殆天遣之以促公子之行乎？』重耳曰：『卽行，適何國爲可？』狐偃曰：『齊侯雖耄，伯業尙存，收恤諸侯，錄用賢士。今管仲隔朋新亡，國無賢佐；公子若至齊，齊侯必然加禮。倘晉有變，又可借齊之力，以圖復也。』

重耳以爲然，乃罷獵歸，告其妻季隗曰：『晉君將使人行刺於我，恐遭毒手；將遠適大國，結連秦楚，爲復國之計。子宜盡心撫育二子，待我二十五年不至，方可別嫁他人。』季隗泣曰：『男子志在四方，非妾敢留——然妾今二十五歲矣，再過二十五年，妾當老死，尙嫁人乎？妾自當待子，子勿慮也。』趙衰亦屬付叔隗，不必盡述。

次早，重耳命壺叔整頓車乘，守藏小吏頭須收拾金帛；正分付間，只此狐毛狐偃倉皇而至，言：『父親老國舅見勃鞞受命，次日卽便起身；誠恐公子未行，難以隄防。不及寫書，又遣能行快走之人，星夜趕至；催促公子速速逃避，勿淹時刻。』重耳聞言，大驚曰：『醒來何速也？』不及裝束，遂與二狐徒步出於城外；壺叔見公子已行，止備犢車一乘，追上與公子乘坐。趙衰曰：季，諸人陸續趕上，不及乘車，都是步行。重耳聞：『願

「須如何不來？」有人說：「頭須席卷囊中所有，逃走不知去向了。」重耳已失竄，又沒盤費，此時情緒，好不愁悶；事已如此，不得不行。正是：「忙忙似喪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」公子出城半日，翟君始知，欲贈資裝，已無及矣。有詩爲證：

「流落夷邦十二年，困龍伏蟄未升天；豆箕何事相煎急？道路於今又播遷。」

却說：惠公原限寺人勃鞞三日內起身，往翟幹事，如何次日便行？那勃鞞原是個寺人，專以獻勤取寵爲事；前番獻公差他伐蒲，失了公子重耳，僅割取衣袂而回，料想重耳必然銜恨。今番又奉惠公之差，若能夠殺却重耳，不惟與惠公立功，兼可除自己之患；故此糾合力士數人，先期疾走，正要公子不知防備，好去結果他性命。誰知老國舅兩番送信，漏洩其情；比及勃鞞到翟，訪問公子消息，公子已不在了。翟君亦爲公子面上，分付闕津，凡過往之人，加意盤詰，十分嚴緊。勃鞞在晉國，還是個近侍的官者；今日爲殺重耳而來，做了奸人刺客之流，若被盤詰，如何答應，因此過不得翟國，只此怏怏而回，復命於惠公。惠公沒法，只得暫時攔起。

再說：公子重耳一心要往齊國，却先要經絳衛國。這是：「登高必自卑，行遠必自邇」。

。」重耳離了翟境，一路窮苦之狀，自不必說。數日，至於衛界，關吏叩其來歷，趙衰曰：「吾主乃晉公子重耳，避難在外，今欲往齊，假道於上國耳。」吏開關延入，飛報衛侯；上卿甯速，請迎之入城。衛文公曰：「寡人立國楚丘，並不曾借晉人半臂之力；衛晉雖爲同姓，未通盟好。况出亡之人，何關輕重？若迎之，必當設宴贈賄，費多少事，不如逐之。」乃分付守門閹者，不許放晉公子入城，重耳乃從城外而行。魏犢，顓頊，進曰：「衛熒無禮，公子宜臨城責之。」趙衰曰：「駁龍失勢，比於蚯蚓；公子且宜含忍，無徒責禮於他人也。」犢頷曰：「既彼不盡主人之禮，剽掠村落，以助朝夕，彼亦難怪我矣。」重耳曰：「剽掠者謂之盜；吾甯忍餓，豈可行盜賊之事乎？」

是日公子君臣，尙未早餐，忍飢而行；看看過午，到一處地名五鹿，見一夥田夫，同飯於隴上。重耳令狐偃問之求食，田夫問：「客從何來？」偃曰：「吾乃晉客，車上者乃吾主也；遠行無糧，願求一餐。」田夫笑曰：「堂堂男子，不能自資，而問吾求食耶？吾

等乃村農，飽食方罷荷鋤。焉有餘食及於他人？」僂曰：「縱不得食，乞賜一食器。」田夫乃戲以土塊與之曰：「此土可爲器也！」魏鑿大罵：「村夫焉敢辱吾！」奪其食器，擲而碎之；重耳亦大怒，將加鞭扑。僂急止之曰：「得飯易，得土難，土地，國之基也。天假手野人，以土地授公子；此乃得國之兆，又何怒焉？」公子可降拜受之。重耳果依其言，下車拜受。田夫不解其意，乃羣聚而笑曰：「此誠癡人耳！」後人有詩曰：

「土地應爲國本基，皇天假手慰艱危；高明子犯窺先兆，田野愚民反笑癡。」

再行約十餘里，從者飢不能行，乃休於樹下；重耳飢困，枕狐毛之膝而臥。狐毛曰：「子餘尚攜有壺餐，其行在後，可俟之。」魏犢曰：「雖有壺餐，不夠子餘一人之食。料無存矣。」衆人爭採薇蕨羹食，重耳不能下咽；忽見介子推捧肉湯一盃以進，重耳食之而美。食畢，問：「此處何從得肉？」介子推曰：「臣之股肉也。臣聞：『孝子殺身以事其親，忠臣殺身以事其君。』今公子乏食，臣故割股以飽公子之腹。」重耳垂淚曰：「亡人累子甚矣！將何以報？」子推曰：「但願公子早歸晉國，以獻臣等股肱之義；臣豈望報哉？」髡仙有詩贊云：

「孝子重全歸，磨體謂親辱；嗟嗟介子推，割股充君腹；委質稱股肱，腹心同禍福；豈不念親遺？忠孝難兼局，彼哉私身家，何以食君祿？」

良久，趙衰始至。衆人問其行遲之故，衰曰：「被棘刺損足脛，故不能前。」乃出竹筥中壺餐，以獻於重耳。重耳曰：「子餘不苦飢耶？何不自食？」衰對曰：「臣雖飢，豈敢背君而自食耶？」狐毛戲魏犢曰：「此漿若落子手，在腹中且化矣。」魏犢慚而退。重耳卽以壺漿賜趙衰，衰汲水調之，遍食從者；重耳嘆服。

重耳君臣一路覓食，半飢半飽。至於齊國，齊桓公素聞重耳賢名，一知公子進關，卽遣使往郊。迎入公館，設宴款待。席間問：「公子帶有內眷否？」重耳對曰：「亡人一身不能自衛，安能攜家乎？」桓公曰：「寡人獨宿之宵，如度一年；公子雖在行旅，而無人以待巾櫛，寡人爲公子憂之。」於是擇宗女中之美者，納於重耳。贈馬二十乘——自是從行之衆，皆有車馬——桓公又使廩人致粟，庖人致肉，日以爲常。重耳大悅，嘆曰：「向聞齊侯好賢禮士，今始信之；其成伯不亦宜乎！」——其時周襄王之八年，乃齊桓公之四十二年也。

桓公自從前歲委政鮑叔牙，一似管仲遺言，將豎刁雍巫開方三人逐去；食不甘味，夜不安寢，口無諛語，面無笑容。長衛姬進曰：『君逐豎刁諸人，而國不加治，容顏日悴；意者左右使令，不能體君之心，何不召之？』桓公曰：『寡人亦思念此三人——但已逐之而又召之，恐拂鮑叔牙之意也。』長衛姬曰：『鮑叔牙左右，豈無給使令者？君老矣，奈何自苦如此？君但以調味，先召易牙；則開方豎刁，可不煩招而致也。』桓公從其言，乃召雍巫和五味。鮑叔牙諫曰：『君豈忘仲父遺言乎？奈何召之？』桓公曰：『此三人，有益於寡人，而無害於國；仲父之言，無乃太過。』遂不聽叔牙之言，并召開方豎刁；三人同時皆令復職，給事左右。鮑叔牙憤鬱發病而死，齊事從此大壞矣！

後來畢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原书空白

第三十二回

晏鐵兒踰牆殉節……羣公子大鬧朝堂

話說：齊桓公背了管仲遺言，復用豎刁、雍巫、開方三人；鮑叔牙諫諍不從，發病而死。三人益無忌憚，欺桓公老耄無能，遂專權用事；順三人者不貴亦富，逆三人者，不死亦逐。這話且攔過一邊。

且說：是時有鄭國名醫。姓秦名緩，字越人；寓於齊之盧村，因號「盧醫」。少時開邸舍，有長桑君來寓；秦緩知其異人，厚待之，不責其直。長桑君感之，授以神藥，以上池水服之；眼目如鏡，暗中能見鬼物。——雖人在隔牆，亦能見之——以此視人病證，五臟六腑，無不洞燭，特以診脈爲名耳。——古時有個扁鵲，與軒轅黃帝同時，精於醫藥，人見盧醫手段高強，遂比之古人，亦號爲扁鵲先生。扁鵲曾遊魏國，適值魏太子暴厥而死，扁鵲過其宮中，自言能醫；內侍曰：「太子已死矣，安能復生？」扁鵲曰：「請試之。」

『內侍報知虢公，虢公流淚沾襟，延扁鵲入視，扁鵲教其弟子陽廣，用砭石針之。須臾，太子甦，更進以湯藥，過二旬復故。世人共稱扁鵲有回生起死之術。』

扁鵲周遊天下，救人無數；一日，遊至臨淄，謁見齊桓公，奏曰：『君有病在腠理，不治將深。』桓公曰：『寡人不會有疾。』扁鵲出，後五日復見，奏曰：『君病在血脈，不可不治。』桓公不應。後五日，又見，奏曰：『君之病已在腸胃矣！宜速治也。』桓公復不應。扁鵲退，桓公嘆曰：『甚矣，醫人之喜於見功也！無疾而謂之有疾。』過五日，扁鵲又求見，望見桓公之色，退而却走，桓公使人問其故，曰：『君之病在骨髓矣！夫腠理，湯熨之所及也；血脈，針砭之所及也；腸胃，酒醪之所及也；今在骨髓，雖司命其奈之何！臣是以不言而退也。』又過五日，桓公果病，使人召扁鵲；其館人曰：『秦先生五日前已束裝而去矣。』桓公懊悔無已。

桓公先有三位夫人；曰王姬，徐姬，蔡姬，皆無子。王姬，徐姬，相繼先卒；蔡姬退回蔡國，以下又有如夫人六位——俱因他得君寵愛，禮數與夫人無別，故謂之如夫人——六位各生一子；第一位長衛姬，生公子無虧；第二位少衛姬，生公子元；第三位鄭姬，生

公子昭；第四位葛蕢，生公子潘；第五位密姬，生公子商人；第六位宋華子，生公子雍；其餘妾媵，有子者尙多，不在六位如夫人之數。那六位如夫人中，惟長衛姬事桓公最久，六位公子中，亦惟無虧年齒最長；桓公嬖臣雍巫豎刁，俱與衛姬相善。巫刁因請於桓公，許立無虧爲嗣；後又愛公子昭之賢，與管仲商議，在蔡邱會上，囑付宋襄公，以昭爲太子。衛公子開方，獨與公子潘相善，亦爲潘謀嗣立。公子商人，性喜施予，頗得民心；因母密姬有寵，未免萌覬覦之心。內中只公子雍出身微賤，安分守己——其他五位公子，各樹黨羽，互相猜忌；如五隻大蟲，各藏牙爪，專等人來搏噬。

桓公雖然是個英主，却不道：「劍老無芒，人老無剛。」他做了多年的侯伯，志意滿；且是耽於酒色之人，不是個清心寡慾的，到今日衰耄之年，志氣自然昏惰了。況又小人用事，蒙蔽耳目；但知樂境無憂境，不聽忠言聽諛言，那五位公子，各使其母求爲太子，桓公也一味含糊答應，全沒個處分的道理。正所謂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忽然桓公疾病，臥於寢室；雍巫見扁鵲不辭而去，料也難治了。遂與豎刁商議，出一條計策，懸牌坊門；假傳桓公之語，牌上寫道：

「寡人有怔忡之疾，惡聞人聲；不論羣臣子姓，一概不許入宮。著寺觀緊守宮門，雍巫率領宮甲巡邏；一應國政，俱俟寡人病痊日奏聞。」

巫刁二人，假寫懸牌，把住宮門；單留公子無虧，住長衛姬宮中，他公子問安，不容入宮相見。過三日，桓公未死，巫刁將他左右侍衛之人，不問男女，盡行逐出，把宮門塞斷；又於寢室周圍，築起高牆三丈，內外隔絕，風縫不通。止存牆下一次，如狗竇一般，早晚使小內侍鑽入，打探生死消息。一面整頓宮甲，以防羣公子之變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：桓公伏於牀上，起身不得；呼喚左右，不聽得一人答應，光著兩眼，呆呆而看。只見撲躡一聲，似有人自上而墜，須臾推窗入來；桓公睜目視之，乃賤妾晏娥兒也。桓公曰：「我腹中覺餓，正思粥飲，爲我取之。」娥兒對曰：「無處覓粥飲。」桓公曰：「得熱水亦可救渴。」娥兒對曰：「熱水亦不可得。」桓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娥兒對曰：「易牙與豎刁作亂，守禁宮門；築起三丈高牆，隔絕內外，不許人通。飲食從何處而來？」桓公曰：「汝如何得至於此？」娥兒對曰：「妾曾受主公一幸之恩，是以不顧性命，踰牆而